

国学备览

經史子集



主编
赵敏俐
尹小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5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贞观政要

新平知學

PDG

国学备览

[5]

主编
赵敏俐
尹小林



史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贞观政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首都师范大学
图书馆
PDG

目录

水经注

1



洛阳伽蓝记

531

贞观政要

587

水经注

1

3...卷一	170...卷十三
河水一	漯水
14...卷二	184...卷十四
河水二	湿餘水 沽河 鲍丘水 濡水
31...卷三	大辽水 小辽水 淇水
河水三	199...卷十五
42...卷四	洛水 伊水 灋水 洹水
河水四	213...卷十六
57...卷五	谷水 甘水 漆水 浚水 沮水
河水五	230...卷十七

目 录

76...卷六	渭水上
汾水 浍水 涑水 文水	239...卷十八
原公水 洞过水 晋水 湛水	渭水中
92...卷七	243...卷十九
济水一	渭水下
103...卷八	261...卷二十
济水二	漾水 丹水
117...卷九	271...卷二十一
清水 沁水 淇水 荡水 洹水	汝水
137...卷十	281...卷二十二
浊漳水 清漳水	颍水 洧水 潞水 潞水 渠
152...卷十一	303...卷二十三
易水 滹水	阴沟水 汜水 获水
165...卷十二	314...卷二十四
圣水 巨马河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330...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345...卷二十六
沐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潍水 胶水
362...卷二十七
泗水上
370...卷二十八
泗水中
382...卷二十九
泗水下 潜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392...卷三十

428...卷三十三
江水一
440...卷三十四
江水二
448...卷三十五
江水三
456...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温水
472...卷三十七
淹水 叶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487...卷三十八

目
录

淮水
404...卷三十一
泄水 洧水 潞水 濯水
潞水 潞水 潞水
417...卷三十二
潞水 薪水 决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潞水

资水 涟水 湘水 漓水 溱水
500...卷三十九
涇水 深水 钟水 沫水 沫水
灊水 浏水 浞水 赣水 庐江水
513...卷四十
渐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洛阳伽蓝记

531

533...序
536...卷一 城内
548...卷二 城东

560...卷三 城南
568...卷四 城西
578...卷五 城北

贞观政要

587

589...原序	杜谗邪第二十三
591...卷一	悔过第二十四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奢纵第二十五
600...卷二	贪鄙第二十六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676...卷七
纳谏第五 直谏	崇儒学第二十七
619...卷三	文史第二十八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礼乐第二十九
封建第八	684...卷八
633...卷四	务农第三十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刑法第三十一

目录

尊敬师傅第十	赦令第三十二
警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贡赋第三十三
规谏太子第十二	辩兴亡第三十四
647...卷五	694...卷九
仁义第十三 论忠义第十四	征伐第三十五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安边第三十六
诚信第十七	704...卷十
663...卷六	行幸第三十七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畋猎第三十八
仁恻第二十	灾祥第三十九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终第四十
慎言语第二十二	

审定者：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水

国学备览
史部 5

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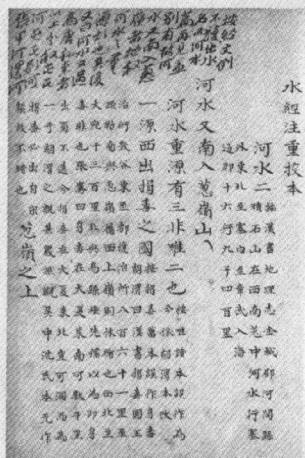
注

《水经注》是注释《水经》并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历史地理专著，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注，成书年代尚无定论，当在延昌四年(515)至孝昌三年(527)之间。酈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后入仕途。少年好学，博览群书。晚年因遭谗言，为雍州刺史杀害。

《水经注》沿用《水经》因水证地之法，以河水(黄河)和江水(长江)为主线，依自然地理特点，由南向北分述南北朝时期遍布我国甚至域外的大小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囊括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历史资料三方面的内容，引用

古文献四百三十余种，采录了许多今已失传的金石碑刻、民间传说、诗词歌赋，注文比原书多出二十倍，自成一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据说酈道元做官期间，以执法严峻著称，甚至曾经因“严酷”免职，以这样的态度治学，其严谨可想而知，此书既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散文佳作。其文笔优美简洁，清丽隽永，



用字量：4470个

在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地理之际,也穿插了多姿多彩的传说故事和风土人情,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许多成为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名篇。唐代李白、柳宗元等对其十分推崇。苏轼曾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苏子尚且如此喜爱,不妨亲自验证一番。

此书注本,明代有赵琦美本和朱谋玮本。清代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指出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写不明;赵一清重加厘定,并考补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条水道,写成《水经注释》;戴震借参加编修《四库全书》之机,据《永乐大典》本作详细校勘,补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王先谦又综合全、赵、戴三家校本,汇编成《合校水经注》。近人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以及王国维的《水经注校》亦是著名的注本。今据武英殿聚珍本整理。

卷

一



《水经注图》

清道光三十一年观海堂黄氏刊朱墨套印本

河水一

昆仑墟在西北，
三成为昆仑丘。

《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阊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禹本纪》与此同。高诱称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按《山海经》：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馀里。又按《穆天子

传》，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灋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纁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纁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绵褫，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末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

其高万一千里。

《山海经》称方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称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说题辞》曰：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释名》曰：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考异邮》曰：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庄子》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经流之大。《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新论》曰：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齐都赋》曰：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称渎。《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东北隅，

《山海经》曰：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曰：河出昆仑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汉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

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余案《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

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

《山海经》曰：南即从极之渊也，一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冯夷都焉。《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紆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阳紆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礼，穆王视图，方乃导以西迈矣。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紆，盖于此也。高诱以为阳紆秦藪，非也。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雷公也。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释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蹶悬縋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余证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磐石之陞，道狭尺馀，行者骑步相持，縋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阻险危害，不可胜言。郭义恭曰：乌秣之西，有悬度之国，山溪不

通，引绳而度，故国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间，累石为室，民接手而饮，所谓爰饮也。有白草、小步马。有驴无牛。是其悬度乎。释法显又言：度河便到乌长国。乌长国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国也。佛遗足迹于此，其迹长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尚在。新头河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两岸平地，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又径蒲那般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此水径摩头罗国而下合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绝。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国，迄于南海，四万里也。释氏《西域记》曰：新头河经罽宾、键越、摩诃刺诸国，而入南海是也。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释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国，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羯国。《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径拘夷那羯国南，城北双树间，有希连禅河，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处。支僧载《外国事》曰：佛泥洹后，天人以新白缬裹佛，以香花供养，满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宫，度一小水，水名醯兰那，去王宫可三里许，在宫北，以旃檀木为薪，天人各以火烧薪，薪了不燃。大迦叶从流沙还，不胜悲号，感动天地。从是之后，他薪不烧而自燃也。王敛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诸国王、天龙神王，各得少许，斋还本国，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此树名娑罗树，其树花名娑罗伽也。此花色白如霜雪，香无比也。竺枝《扶南记》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夫金刚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

穷，大觉难测者矣。其水乱流注于恒。恒水又东径毗舍利城北。释氏《西域记》曰：毗舍利，维邪离国也。支僧载《外国事》曰：维邪离国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圆三由旬。维诘家在大城里宫之南，去宫七里许，屋宇坏尽，惟见处所尔。释法显云：城北有大林重阁，佛住于此，本菴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国，国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好；王取养之，遂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尔。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贼到，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坠千子口中。贼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也。释氏《西域记》曰：恒曲中次东，有僧迦扇柰揭城，佛下三道宝阶国也。《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径僧迦施国南。佛自忉利天东下三道宝阶，为母说法处。宝阶既没，阿育王于宝阶处作塔，后作石柱，柱上作师子像，外道少信，师子为吼，怖效心诚。恒水又东径罽宾饶夷城，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恒水又东南径沙祇国北。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嚼杨枝刺土中，生长七尺，不增不减，今犹尚在。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卫城北，故净王宫也。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东向举手，扳树生太子。太子堕地，行七步，二龙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众僧所汲养也。太子与难陀等扑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资饮也。释氏《西域记》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处，作浮图，作父抱佛

像。《外国事》曰：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城池荒秽，惟有空处。有优婆塞姓释，可二十余家，是昔净王之苗裔，故为四姓，住在故城中，为优婆塞，故尚精进，犹有古风。彼日浮图坏尽，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图，私诃条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时，妙后所扳树，树名须诃。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树无复有，后诸沙门取昔树栽种之，展转相承到今，树枝如昔，尚荫石像。又太子见行七步足迹，今日文理见存。阿育王以青石挟足迹两边，复以一长青石覆上。国人今日恒以香花供养，尚见足七形，文理分明，今虽有石覆无异。或人复以数重吉贝，重覆贴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时，以龙王夹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见一龙吐水暖，一龙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阎浮树下坐。树神以七宝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宫一据。据者，晋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来迎，各捧马足。尔时诸神天人侧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时以至河南摩强水，即于此水边作沙门。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罗阅祇瓶沙国，相去三十由旬。菩萨于是暂过，瓶沙王出见菩萨。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国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昙兰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径诣贝多树。贝多树在阅祇北，去昙兰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与经异，故记所不同。竺法维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传》曰：昔范旃时，有潭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馀里，往还可三年逾。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恒水又东径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龙守护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万四千塔，悟龙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

无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苍梧、会稽，象耕、鸟耘矣。恒水又东至五河口，盖五水所会，非所详矣。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利，欲般泥洹，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梨车闻阿难来，亦复来迎，俱到河上。阿难思惟，前则阿闍世王致恨，却则梨车复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烧具两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还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宫殿，皆起墙阙，雕文刻镂，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长三丈，广二丈，高丈馀。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亦名文殊师利，住此城里，爽悟多智，事无不达，以清净自居。国王宗敬师事之。赖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诸国中，惟此城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馀。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北户向塔。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围，高三丈馀。上有铭，题云：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塔。塔北三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馀。上有师子柱，有铭记，作泥犁城因缘及年数日月。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恒水又西径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蒺沙王旧城也。东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处。其城空荒，又无人径。入谷传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顶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禅处。西北四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坐禅处。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悉存，故曰雕鹫窟也。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之最高也。释氏《西域记》云：耆闍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西望其山，有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鹫鸟，常居其岭，土人号曰耆闍崛山，胡语耆闍，鹫也。又竺法维云：罗阅祇国有灵鹫山，胡语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头似鹫鸟。阿育王使人凿石，假安两翼两脚，凿治其身，今见存。远望

似鹭鸟形，故曰灵鹭山也。数说不同，远迹亦异。今以法显亲宿其山，诵《首楞严》，香华供养，闻见之宗也。又西径迦那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坐树处，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树枝得扳出池处。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从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处。树石悉在，广长六尺，高减二尺。国中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从此东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萨入中，西向结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验。石壁上即有佛影见，长三尺许，今犹明亮。时天地大动，诸天在空言：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去此西南行，减半由旬，贝多树下，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诸天导引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萨受之。复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飞来，绕菩萨三匝西去。菩萨前到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菩萨，魔王自从南来。菩萨以足指按地，魔兵却散，三女变为老姥，不自服。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梵天来诣佛处，四天王捧钵处皆立塔。《外国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树下六年。长者女以金钵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连禅河浴，浴竟，于河边啖糜竟，掷钵水中，逆流百步，钵没河中，迦梨郊龙王接取在宫供养，先三佛钵亦见。佛于河傍坐摩诃菩提树，摩诃菩提树去贝多树二里，于此树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试佛。释氏《西域记》曰：尼连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树，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许，树东河上，即佛入水浴处。东上岸尼拘律树下坐修，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树南贝多树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图调曰：佛树中枯，其来时更生枝叶。竺法维曰，六年树去佛树五里，书其异也。法显从此东南行，还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旷野，佛所住处。复顺恒水西下，到迦尸国波罗柰城。竺法维曰：波罗柰国，在迦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东南流。佛转法轮处，在国北二十里。树名春浮，维摩所处也。法显曰：城之东北十里许，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

名焉。法显从此还，居巴连弗邑。又顺恒水东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国。释氏《西域记》曰：恒曲次东，有瞻婆国城，南有卜佉兰池，恒水在北，佛下说戒处也。恒水又径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法显曰：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鞞国，即是海口也。释氏《西域记》曰：大秦一名梨鞞，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馀，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祿，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担祿王。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

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图调《传》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昆仑山，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传》亦知阿耨达山是昆仑山。释云：赖得调《传》，豁然为解，乃宣为《西域图》，以语法汰。法汰以常见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释云：复书曰按《穆天子传》，穆王于昆仑侧瑶池上，觞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涧万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调言？子今见泰《传》，非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后，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何云乃胡国外乎？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缢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昆仑也。又按淮南之书，昆仑之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